



世相人心

2003年大学生最佳小说

绣花鞋垫

秦 岭

—

堡子中学的男教师和女学生之间，又有新故事了。

男教师和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无论怎么定义也脱离不了教与学的关系，但是，当男教师和女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一般的时候，用堡子人的话说，俩人好上了，那关系就有意思了。其实，堡子中学自解放以来，这样的故事就没断过头，譬如现在正在发生着的这个事情，无非是初三班班主任、民办教师赵祖国看上了自己的学生苟大女子同学，想把苟大女子同学培养成自己的老婆。

苟大女子同学可是出落得越来越好看了。她四年前十六岁时开始上初三，那时候就已经发育得不错，但堡子中学的广大教职员工，尤其是教师中的光棍们谁也不好意思往深处想，往深处想一位异性未成年人太有些说不过去，有悖于师道尊严、为人师表的古训，甚至有些无耻、下流、卑鄙，对人家一位农村女中学生胡思乱想什么？苟大女子第一次参加中考，成绩还是不错的，仅一分之差名落孙山，这样，第二年她就十七岁。

十七岁是什么样的年龄，从她的身体上就看出来了，胸是高的，腰是窄的，屁股却是大的，整个一个人儿就立体化得非同小可。剪得很整齐的短发乌黑发亮，大眼睛扑闪起来像星星似的，弄得教师中的光棍们老是跑神儿。一个村姑若长成这般成色，早该被长嘴媒婆几舌头卷到婆家去了。不过苟大女子尽管还没轮到媒婆斗胆跑到学校提亲的地步，但却自然而然地像被编入程序似的编入了堡子中学男教师们的婚配规律中了。早就有几个光棍盯上了苟大女子，但由于校长雷大麻一双火眼金睛在那里把持得严实，谁也没敢轻举妄动。

对于男教师的花花肠子，青春期的苟大女子并不是没有感觉出来，她只想发奋苦学，像男同学那样争取考上中专，实现人生的理想，这样，客观上也就摆脱了男教师的进攻。但是，每天面对光棍们那说不清楚的眼神，她心里的压力就大了，就有些分神。这年参加中考，竟然不如去年，这就使她的信心大打了折扣。第三年补习，十八岁的苟大女子能不能考上中专，就很难说了，但她还是想最后蹦跶一下，不考，难道就这么失魂落魄地回村里，像把养了多年的肥猪拉到屠宰场似的等待嫁人？但是，到了这个年龄，就是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了，这时想给她补课的教师就有些明目张胆，争先恐后。当老师的有当老师的含蓄和矜持，同事之间，同时竞争一个女生，思想和行动上就有些遮遮掩掩。在具体操作上，谁占有了主导地位，谁的优势就最大。什么叫主导地位？譬如起码是科任教师，这样接触女生就显得名正言顺，当然如果兼上班主任就更近水楼台了。班主任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给学生做思想工作，甚至还可以堂而皇之地交流些什么。抢先培养上苟大女子的是赵祖国。二十八岁的赵祖国，党员，大弯乡草坪村人，一九八五年毕业于

镇中学，当年高考落榜，一九八六年参加全县民办教师招考，获第一名，被分配到离家三十多里的堡子中学任教。他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每年都被评为乡、校级优秀教师或者优秀班主任，可惜至今没转正。作为班主任的赵祖国，经常找机会把苟大女子同学叫到自己宿舍，大大方方地谈理想，谈人生，谈学习，谈生活。现在的苟大女子同学已经在初三补习了第四个年头，这说明赵祖国至少已经把苟大女子单独教练了两年。苟大女子的学习当然不可能被培养上去，没降到倒数第一就够便宜她了。

堡子这一带，姑娘跟小伙子好定了，要给小伙子送个亲手制作的鞋垫的，而且还是做工考究、色彩均匀、大方雅致、寓意深远、耐看实用的绣花鞋垫，至于苟大女子同学给赵祖国老师送没送过绣花鞋垫，两人间的事情，外人不得而知。

从城里即将下派到堡子中学支教的县一中青年教师艾关诗，是过年时才听说赵祖国老师培养苟大女子同学当老婆的事的。那天他回家上楼，有邻居神秘兮兮地说：“你家门口蹲着一个乡里人，兜子上别着钢笔，可能是村干部呢。”

果然见一老农碾子样蹲在门口呼呼呼地打鼾，旁边放着一个鼓鼓的编织袋。艾关诗蹊蹊地推醒他，老农眼皮一翻，树皮一样的手就把艾关诗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说：“您是艾老师吧，我是堡子中学的校长雷大麻啊！”

艾关诗就有些惊住了。这次县教育局动员城区优秀青年教师下到贫困偏远山区中学支教，自己作为新党员，又是县青联委员，就第一个报了名，过了正月，一开学，就该去堡子中学报到了，没想到雷大麻消息这么灵通，居然摸到家里来了。偏远学校再缺正式教师，也不至于到校长登门拜访的地步，内中

肯定有什么说头。大冷天，寒风紧，他容不得多想，赶紧把雷校长迎进屋。

雷大麻说：“艾老师，我给你拜年来了，我这人骨头硬，可是第一次给没见过面的同志，尤其是身边的同志们拜年啊！”说着从编织袋里取出了半个猪屁股。

艾关诗一时激动得有些困惑。堡子是全县最偏远的穷乡，正月里大雪封山，长途班车都进不去，老校长不辞劳苦，跋涉近百里给他拜年，到底图什么？听说那边的老百姓日子过得像酸菜似的，还舍得这么肥的猪屁股？

雷大麻简要介绍了堡子中学的基本情况，包括以民办老师为主体的师资力量。全校只有五个教学班，其中初一两个班，初二两个班，初三才一个班，初三之所以学生少是因为大多数学生挣不到初三就辍学打工了。雷大麻最后话锋迅速一转，说：“我想下学期请你出山，把赵祖国的初三班班主任职务和语文课替下来，让他给初二（2）班带语文，我……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又一个中考苗子被当老师的糟蹋了。”说着仰天长叹一声，就讲了赵祖国想把苟大女子培养成老婆的事。

艾关诗这才明白了老校长的良苦用心。堡子那地方有点文化的女青年奇缺，乡政府的干部和各村教师找老婆，把目光盯紧了堡子中学这所最高学府中初三这一级的女学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雷大麻校长对这类事是深恶痛绝的，前几年，他每次在教师会上都要为此发一通脾气，但晚上他窗户上的玻璃准被人砸了，有次还差点砸破了他的头。雷大麻遭此报复，却束手无策，查谁呢？再说，查出来又能怎样，堡子中学神圣的教育事业还得靠这些王八蛋呢。赵祖国和苟大女子的事，他本来想豁出去在会上讲一次的，但现在学校穷得连玻璃都买不起

了，几间教室和学生宿舍的窗子仍然糊的报纸，万一有人砸了他的窗子，这一冬天就没法过了。

老校长临走，紧紧握着艾关诗的手说：“你是支教人员，身份特殊，只有一学期就返城了，谁也不会跑到城里砸你家的玻璃。这半年，关系到一位同学的一生啊！”说完有些伤感，“拜托老弟了！”

艾关诗感觉到这握手的分量，心里不由有些悲壮和苍凉。

上学期末，县一中还专门为他举办了欢送会，校党委骆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艾关诗同志，这次下乡支教，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而是县一中的整体形象、教育教学水平和教职工的精神面貌啊！”当时自己还慷慨陈词地表了态。而今雷大麻一番瓦罐倒核桃似的介绍，他才发现自己对形势的估计过于浪漫，简直有点幼稚了。

艾关诗向雷大麻提出了一个后来连他自己都认为无知的话题：“我真的不明白，男老师培养女学生，不管动机如何，成绩也不该越来越差啊！”

雷大麻被这个问题弄得眉头跳动了一下，苦笑一声，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可能有些残酷，还是给你举个例子吧。”于是就给艾关诗举了一个例子。

例子其实更像一个故事。故事的框架也是一个关于男教师培养上女学生的事情，但内容却与赵祖国和苟大女子的事情相反。故事是发生在上寨中学的，那年上寨中学民办老师肖豆子培养上了初三的一个女生，俩人商量好待女生考上中专，毕业分配后就圆圆满满地结婚当双职工。多美好的前景，多美丽的誓言！仿佛电影里那个叫爱情的东西轮到他俩了。为了不分散女生的注意力，他一没摸过女生的手，二没亲过女生的嘴，三

没……睡过女生。女生终于考上了，农转非了，毕业了，分配进城了。这样情况就不一样，一个是城里的女教师，一个是农村户口的民办，这是天壤之别啊，不散也得散了。女生和城里的恋人结婚时，还眼泪吧唧地请了肖豆子。他敢去？以啥角色去、啥身份去？没羞！

这样的故事，多了！除了上寨中学，更远点的窑沟中学、赵家咀中学、驴坡中学，哪个学校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归根到底，像他肖豆子这样的，就不是明白人。明白人，啥叫明白人？像赵祖国这样的就是明白人，他培养女生，就得让女生考不上。这是培养老婆，而不是培养人才，更不是培养冤家。

艾关诗觉得胸腔里“扑通”了一声，仿佛是他那颗拳头般大的心脏，陷到腹腔里了。

二

刚过完十五，艾关诗就去堡子报了到。

雷校长亲自领着他到几个班子成员的宿舍兼办公室走了走，然后特意领他去了教职工食堂。食堂只有中午才开伙，而晚上由于离堡子较近的教师可以回家，就不开伙，住校的教职工就自己生火做饭。食堂做饭的是位四十七八岁的大嫂，短发齐耳，长得很周正，整齐的眉毛下，一双有着细微鱼尾纹的眼睛显得温和而善良，略胖，却显匀称。系在胸腰部的围裙白白净净，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大嫂给艾关诗的第一印象很深刻，毕竟是学校职工，与普通农村妇女就是不一样。经雷校长介绍，艾关诗知道大嫂叫皮见花。

雷校长小声叮咛：“见花，艾老师是城里人，吃饭可能娇气一些，经不起折腾，盛面条时，多给点卤；盛菜时，多拌点肉；中午饭，能截就截一点，留给他晚上垫一垫肚子。账，算到我头上……”皮见花点着头，朝艾关诗温和地微笑。

艾关诗连连摆手婉拒。雷校长却大手一挥，不容争辩，而且以目示意，意思是别让老师们听见，说：“我再带你去看看茅房和水房吧。”还没走出食堂，又把头扭向皮见花，说：“提起茅房我想起来了，你家茅房的粪掏了没有？如果没有，我安排两个学生帮你掏一掏。”

马上就有一丝淡淡的哀愁从皮见花的脸上浮泛出来。皮见花说：“你也挺忙的，不给你添乱了，我自己想办法算了。”

雷校长说：“你一个女人怎么行，听我的话！”说着伸手在女人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艾关诗察觉到雷校长对女人说话的语气有些不一般，而且拍女人肩膀的动作轻柔而舒缓，举得轻，落得重，这就使手在肩膀上停留的时间有些长。这使他最少得到了两个信息，一个是皮见花家或许缺少男性劳动力，连粪都掏不了；另一个是雷校长和女人的关系可能有些不一般。如果真是不一般，艾关诗可就恶心透顶了。都这把年纪了，成何体统！还像救世主似的一心想挽救一个普通女中学生的命运，原来自己本身就不是什么好货色，这么一想就突然觉得自己看待领导同志是不是太偏执了，于是赶紧自己说服自己，自己才来几小时啊，就这么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不该瞎猜测，实在是不该啊！

雷校长私下对他叮咛：“如果有人问你家属的情况，就说未婚。”

艾关诗愕然了，说：“未婚？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结婚

都五年了，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雷校长说：“就未婚吧！也许过一阶段你就明白了，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有些事情，我这老脸说不出口，说了也没什么意思。在山区学校，要办成一番事业，难哪！”

艾关诗看他郑重其事的样子，只好无可奈何地点了头。给自己冠以未婚的结论，有一种从伦理和感情上把心爱的妻子楚楚一笔勾销的感觉。艾关诗和楚楚的感情很不错。在县医院当医生的楚楚，温柔、贤惠而节俭。他这次报名来堡子，最对不住的要算楚楚了。他这一走，照顾双方父母和接送孩子的事情，全落到了楚楚一个人肩上。报名的事，他是带着准备挨责备的心理和楚楚商量的，楚楚当时就吃了一惊，最后还是怅然地叹了口气，说：“我理解你，谁让我的丈夫是先进呢，先进就得有先进的样子。”艾关诗当时就激动地把楚楚揽在了怀里，而楚楚早已是泪流满面了。楚楚喜好服饰，却老是舍不得买，那天他专门抽出时间陪楚楚在商场转了一天，不顾楚楚阻拦，花一千多块钱买了一套楚楚喜欢的精美、高档真丝睡衣和内衣。楚楚却舍不得穿。艾关诗临走的那天晚上，楚楚专门穿了，两口子那晚的感觉新鲜而难忘。第二天，艾关诗发现，楚楚的枕头早被泪水润湿了。

望着雷校长那充满期待、渴望的目光和凝重的表情，一种悲凉漫上了艾关诗的心头。未婚就未婚吧，楚楚，对不住了。

三

教职工宿舍本来就十分紧张，但为了让艾关诗安心工作，雷大麻动员了一下，就有位民办老师主动把自己的宿舍腾给了

艾关诗，而自己只好披星戴月徒步了。后来的日子，每次放学，艾关诗看到这位民办老师肩挎一个用来装干粮和学生作业本的破旧的绿挎包，甩开穿着绿胶鞋的瘦脚板，像一个满载而归的乞丐一样步出校门，消失在晚霞的余晖里，心里就像火一样激动，不由增加了几分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全体教职工座谈会上，雷校长把艾关诗介绍给大家，听说是从县一中来的，还是本科学历，这就使座谈会的气氛显得十分热烈。有位黑头黑脑的男教师不断向艾关诗提出许多问题，问题很专业，涉及诸如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当前教育体制对素质教育的制约、偏远山区如何发展职业教育，甚至还谈到一些比较前沿的教育话题。这是艾关诗始料未及的，这里的教师尽管学历低，但视野并不见得像城里老师评价的那么狭窄，他们对教育教学宏观、微观领域的认识深度以及对有些问题思考和探索的广度，决不亚于城里的有些老师。

但艾关诗的心情却总是激动不起来，总觉得面对这些朴实而生动的面孔，自己像一个打入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似的。他潜意识里努力搜寻着谁是未来的大冤家赵祖国老师。这个不要脸的赵祖国，肯定是一副窝囊、邋遢、贼眉鼠眼的样子，对自己的女学生下手，还能像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赵忠祥？

这时雷校长从干瘪的嘴唇上拔下旱烟锅，大声说：“大家别吵吵了，下面还有议程呢。刚才大家的交流很热烈，很成功，有些同志还能围绕当前教育教学中的一些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适时向艾老师请教，这都是好事情。会后，大家还可以继续找艾老师交流。譬如赵祖国同志谈的一些问题，很有特色，不错！很不错！下面，我传达一下县教育局的文件。”

艾关诗怔了一下，他万万没想到留下美好印象的黑头黑脸

的男教师就是赵祖国。他猜想雷校长是有点出赵祖国的名字以便引起他的注意，等于含蓄而巧妙地把赵祖国介绍给自己了。赵祖国尚处在亢奋状态，时不时向他投来羡慕、钦佩的目光。赵祖国的目光一过来，艾关诗就觉得像是扫过来了一束探照灯光，马上有一种匍匐下身子的欲念。

雷校长传达的所谓文件，是教育局关于必须安排支教人员在班主任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决定。用雷校长的话说，堡子庙小，而艾关诗是大神，当然得安排在最高年级——初三级了。艾关诗知道这个决定是雷校长即兴瞎编的，目的是为了艾关诗取代赵祖国的班主任位置显得名正言顺。他分明察觉到，赵祖国一张大黑脸上的肌肉不规则地抖动了一下，脸色也由黑变紫，近似于紫红色了。赵祖国的嘴微微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民办老师就是民办老师，平时面对正式老师已够气短的了，面对上级决定还能再说什么。

艾关诗不得不佩服雷校长的老到和圆滑，按理说会上宣布调换班主任的事情，会前要做通思想工作，而雷校长偏偏一竿子插到会上来，给赵祖国一个措手不及，让他干脆没有回旋的余地，这就等于堵死了赵祖国的后路。雷校长宣布完毕后，不少老师面面相觑，窃窃私语，会议气氛马上变得沉闷而诡秘。

散了会，艾关诗就去了宿舍。宿舍里有两个女生在给他擦门窗，炉子的火也生起来了。女生干活十分麻利，红扑扑的脸蛋呈现着农村姑娘特有的健康和质朴，其中一个长得格外漂亮。艾关诗感动得道了谢，知道是雷校长派来给他帮忙的，就说：“现在下午自习时间，你们赶紧回教室自习吧，剩下的活我干！”

漂亮的女生说：“你是城里来的老师，干这活不习惯的。”

艾关诗就感到这话有意思，问：“初几的？”

答：“初三的。”

他本来想打听一下苟大女子的情况，觉得过于突兀，就说：“抓紧学习吧，还有几个月就中考了。”

答：“谢谢艾老师！其实中考不中考我们早无所谓了，堡子中学的历史上，还没有女生考上中专的，到头来，还不……哎呀！说远了，不打扰您了。”

艾关诗的心就紧缩了一下。

四

山区的夜晚来得快，下午放学的钟声刚刚敲过，就见西边山尖上的那一轮红日像失重似的“扑通”一下栽进黑乌乌的山凹里，天色马上就暗下来了，村里的炊烟开始随风漫到校园上空，空气中掺和着柴火燃烧的呛味儿和五谷杂粮的香味儿。艾关诗正要动手做晚饭，这时门口有人影儿一闪。进来的是赵祖国。艾关诗连忙热情让座。

赵祖国却不坐，像个大龄女学生似的把两手的指头搅缠在一起，嘴角挂着一丝略显苦相的笑。笑，一旦挂了苦相，就有些不好看了。赵祖国说：“艾老师，座谈时听了您对当前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听了很受启发，也很受教育，很解渴的。”

艾关诗明白这种诚恳的溢美之词后面，肯定还有话要说，但艾关诗还是接过这个话题谈开了：“彼此彼此，你谈的几点认识，我也觉得很好，甚至改变了我对偏远地区农村中学教师的看法，我觉得很有思想，这点，我得向您学习。”这话，可以说是艾关诗的内心话。

但是赵祖国反而有些窘了，说：“艾老师您是从县重点中学来的 您是在笑话我啊。”

艾关诗觉得赵祖国说这话其实就不对了，但赵祖国是笑着说出来的，可以权当玩笑话来理解，从中也可以看出民办老师的巨大的自卑意识和低迷的精神状态，就说：“你我都是实在人，以后，常来我宿舍交流吧！”艾关诗等待着赵祖国后面的话。

赵祖国却谈起了他当班主任的感受：“其实，初三这个班，我很有感情的。初三这一级十分重要，我已连续多年把初三这一关了，每年都能考上几个中专生。总之，我对初三班是有感情的，是有感情的，我喜欢我的学生，我……我……”说到这里，赵祖国的脸憋得通红。一副激动不已的样子，其实准确地说已经不是激动，而是因激动而痛苦了。

艾关诗估计赵祖国快要进入正题了，八成是想和他商量保留他班主任职位的问题。他突然为赵祖国有些难过，一个堂堂男子汉，为了一个女学生，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就顺着他的话题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离开了县一中，也是舍不得我的学生啊，咱都是当班主任的，心情可以理解。”

赵祖国的话题却又转到了艾关诗这边来了：“艾老师，听说您只在堡子待半年？”

艾关诗说：“对，是半年。”

赵祖国说：“其实才半年，当不当班主任对您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

艾关诗明白他的意思，看来赵祖国要正面出击了，就说：“我当然无所谓，当不当班主任照样教书育人嘛，问题是，教育局那边就有所谓了，不当，就说不过去了。对了，你是担心

我当上班主任，耽搁了班上的学生吧。赵老师，请放心，别说初三班主任，高三班主任，我也当过呢。我向您保证，这个班，能考上中专的好苗子，我决不会把人家弄蔫了。”他说这番话有多重意思，既然你赵祖国绕开苟大女子口口声声谈班主任，那自己就从班主任的话题上堵住他的嘴。果然，赵祖国窘得更厉害了，连声说：“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民办老师还敢怀疑您的能力？其实我是想……我是想，继续当班主任，我连续多年被评上优秀班主任了，今年如果不当了，肯定没资格参与评选。我就是靠积攒起来的这些荣誉来转正啊，和我同年考上民办的，人家多数已转正了，我一没门子，二没金钱，就凭荣誉了。”

赵祖国到现在还是没敢摊牌，但赵祖国的这番话却使艾关诗为之一震。他深知荣誉对一个渴望转正的山村教师意味着什么，转正在民办老师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了，转正的重要性甚至仅次于宝贵的生命。转不了正，多优秀的民办老师也都气喘不匀，说哪天打发就打发了；而一旦转正了，等于教师这碗饭端定了，就像卑贱的下等人跻身到了贵族阶层，整个的精气神会为之一变，人也活到份上了。赵祖国抬出转正问题，尽管不是他根本性的理由，但却很容易挫败人的意志堡垒，软化人的铁石心肠。艾关诗真的有些难以招架了，他隐隐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了，太无情了，太不道义了。但他潜意识里始终在给自己打气，退却是绝对不行的，为了雷校长，为了苟大女子的前途，为了堡子中学女学生的命运，对于赵祖国的任何形式的行动，都要坚决顶住。于是心一横说：“赵老师，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转正问题，当不当班主任并不是关键。我会给校长建议，今年评先进，不受调换班主任的影响。以往怎么评的，今

年继续怎么评。”顿了一下又补充：“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你的学生，我会按照你的方法努力培养班上的苗子的，如果今年有女生考上，就会在全乡轰动了，这更是你所希望的，毕竟，他们的基础都是你打下的。”

赵祖国感动地说：“谢谢艾老师的抬举，我之所以想继续当班主任，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因为我快三十了，我在班上，有……有我的……”

艾关诗赶紧打断他的话：“知道知道，我早就从教导处那边了解了，班上有几个中考苗子，五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叫张时代，李二求子，王拾钱，赵存粮，李安全；女生叫苟大女子。我一定重点培养他们，尤其那个苟大女子，听说潜力很大，我如果辜负了你的期望，说句咱乡下人的赌咒话，天打五雷轰。”

这几句话，等于给赵祖国给到位了，也等于呼啦啦过去了许多封条，把赵祖国的嘴严严实实地堵上了。

赵祖国的脸色难堪至极。

赵祖国离开艾关诗宿舍时，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不好意思地说：“都十二点了，您饭也没吃。”说完回到自己宿舍，拿来几个大锅盔馍，说：“这是我妈给我烙的，您就着咸菜将就就将就吧。”说完，失魂落魄地出去了。

艾关诗心里有些苦，一如吃了黄连的感觉。锅盔馍很香，他却一口也吃不下去，像赵祖国这样的大龄青年，如果不是当了穷教师，早该有个家了，烙锅盔馍的应该是自己的媳妇，而不是年迈的老妈。这么一想，就更吃不下去了。

半夜尿憋，室外黑灯瞎火，去茅房的路坑坑洼洼不好走，他琢磨着找根火柴点燃去茅房。这时听见外面有清脆得有些悦

耳的流水声，其实更像屋檐上雨水滴落的声音，就觉得奇怪。时值料峭春寒，难道已经窗外雨潺潺了，猛然又醒悟过来了，肯定是男教师在偷偷地解决下面的问题呢。于是苦笑一声，心想得了，入乡随俗吧，跌跌撞撞去茅房，人家说不定会骂你故作清高呢，弄不好摔一跤，那清高可就更不值钱了。等声音停了，并且有了关门的声音，他也拉开门，掏出家伙，准备把东西抛洒到对面的树沟里。

这时他看见赵祖国房间的灯始终亮着，糊了刻字蜡纸的窗户上，一个黑乎乎的半身剪影，一动也不动，就像一个钢筋混凝土浇铸的雕像。艾关诗呆呆地怔了一会儿，捧着家伙的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松动了，热乎乎的骚尿从裆里直灌而下，夜风一吹，小家伙哪受过这等折磨，都冻缩了，他这才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气像潮水似的从下面向全身四散开来。

五

和学生的见面会由原班主任赵祖国主持，雷校长亲临压阵，新任班主任艾关诗一旁就坐。赵祖国把艾关诗给大家作了介绍，然后又点了班长、学习委员、文体委员、生活委员、团支部书记等几个同学的名字，让他们起立，给艾关诗亮了相，最后强调：“今后，同学们一定要听艾老师的。”说完，脖子里咕噜了一下，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也有不少同学流泪了，有个女生拿着一个小手绢走上讲台，默默地递给了赵祖国。这场面太感人了。艾关诗突然意识到，这个女生正是昨天在他房子打扫卫生的那一位，他就知道这个女生就是苟大女子了。看来雷校长故意安排苟大女子给他